



绘芳相馆的旧时光

■郭明兴



鼓楼街是乐山城区的一条老街,早些年在鼓楼街中段原军分区对门有一家照相馆,叫“绘芳相馆”,它是乐山城区的第一家照相馆,算得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了。

创办和“重生”

绘芳相馆开办于1911年,创办人名叫程金山。程金山系当时的乐山县土主乡杨家河人,擅长小木工艺,制作实木小相框,手艺不错,在本地小有名气。程金山与乐山城赫赫有名的“德字号”杨俊臣两人是同乡,向来就有渊源,友善要好。杨家是乐山的商业巨富,坐拥半城,开设有“德兴隆”“德兴成”等商号。程金山在乐山城开办照相馆,选址定点与开办资金都得力于杨家的支持和帮助。绘芳照相馆创办之初,门市简陋,一间摄影室里,玻璃墙上安装了遮光的青色布帘,拍照时,拉动布帘用以调整光线。一台箱式相机和几幅旧时流行的风景画,成为照相馆的主要家当。程金山开设相馆后,还兼做相框生意,雇请师傅钟志和、周伯阳,还招收了四五个学徒。那时,照相机在国内是个新奇玩意,照相对一般人来说是高消费,照相馆开办之初经营维艰。

1924年,程金山因病去世,相馆生意由后妻程帅氏接管经营。程帅氏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她知道怎么去做事才能做得更好,在

她的掌管下,相馆生意逐渐好起来。

1933年,程帅氏以2000元(银元)购置营业房地产七百多平方米。1939年初,程家的大女婿黎晓书由重庆留真相馆应聘来店,程帅氏见黎晓书工作能力强,便将相馆的生意交给黎晓书打理。当年8月19日,日本飞机对乐山城进行狂轰滥炸,城区成为一片火海,绘芳相馆也难逃劫难,遭受惨重损失。轰炸后元气大伤,缓了些时日,在程家大女婿黎晓书的倡议下,相馆灾后重建,清理破砖烂瓦,修复垮塌房屋,不久治愈了创伤,“绘芳”终于得以重生。

1947年,因程氏家庭内部纠纷,黎晓书辞职返回重庆,绘芳相馆的经营业务仍归程帅氏掌管。绘芳相馆从开业至1949年,历时近40年,在此期间,程帅氏就经营二十余年,一直都还顺当。程帅氏具有经营才干,又能吃苦耐劳,她诚信经营,服务大众,最大限度维持低价,保证照相质量。尽管店内生意不算火爆,但相馆发展规模也在逐年扩大。

从私营到国营

绘芳相馆早期用的相机是三脚架搁座相机,曝光时间长,拍摄质量不太好。上世纪30年代末,相馆采用有滚底机,光线成像,感光比较快,操作也还灵活。相馆原材料用的是美、英、法国的玻璃底片,规格大,价格高。相馆多数材料和器材都是通过“德兴隆”渠道,从上海代购,由于减少了进货的中间环节,成本降低,利润也相应提高。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之后,相馆所需的物资材料就再没去上海采购了,改为省内进货。

民国时期,为了在乐山市场站稳脚跟,扩大影响,相馆先后高薪聘请成、渝两地的摄影名师李先堂、吴希明、黎晓书到店任职,操持业务,同时在本地产招收培训学徒十多人。那时在乐山城区,绘芳相馆的照相技术较好,人气也较旺。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到相馆照相的,大都穿着自己最喜欢的衣服,普通人穿蓝布衣衫,家境好的人家则穿长袍马褂、旗袍、西服、中山装。

1956年,为了响应政府号召,绘芳照相馆实行公私合营,纳入乐山县饮食服务公司管理。至此绘芳成为国营照相馆,相馆里的十多名员工也成了国营单位的职工。

上世纪70年代,乐山城有五家照相馆。除“绘芳”外,老公园(现海棠广场)处有“江天”,土桥街有“晨风”,东大街川剧院旁有“长虹”,玉堂街玉东餐厅旁有“明星”。在五家相馆里,绘芳相馆算是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一家,很多市民顾客都喜欢光顾“绘芳”相馆,拍证件照、结婚照、团体照、全家福照,照相馆生意很红火。

绘芳相馆原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建筑,院墙是梅花洞,内设花园照场和室内照场。花园照场在进门的前部分,场景别致,墙边种植竹木,园内假山鱼池、亭台小桥、花木盆景。室内照场在后面,房屋为西式平房,室内背景墙为一幅大型彩色风光照,蓝天白云,椰树海滨。为方便顾客,相馆添置有儿童座椅、木马、小车等道具。绘芳相馆大门左侧是一个玻璃橱窗,橱窗里摆着多幅艺术写真照,都是从相馆所摄人像照片中精选出来的,有儿童、演员、护士、老人,照片上的人像姿态单一,却让人感受到那个年代的质朴气息。

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连载②



阿普和阿果

■林雪

村民大会让大家激动了一阵子,会后陆续有人来找林修,说他们的愿望,希望解决的问题。如这一家的树子挡住了那一家祖坟;那一家的青菜已经种在另一家地界;甚至有两口子打架,也跑来找林修解决。林修都用本子认真地记下来,尽可能去调和。林修发现他所到之处,会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招呼他,而他也用简单的彝语向村民问好。他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蜜蜂,上午在这家的屋后帮助摘丝瓜,在那家的地里掰苞谷,下午又和村民坐在田边地头聊天,通过多种方式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林修给马格发信说,自己变成他们中的一员了。马格来一句:秋从绕舍似陶家否?林修想这个时候的马格纯粹。

有天早上,天气看着还好,林修叫金雨生和李克,有谁知道那个叫阿果的情况。金雨生说他见过一次,但是她原来不是贫困户,没去作更多了解。

“他说沙马主任贱,贱什么罪?为什么让她当贫困户,而她自己又不愿意?”

金雨生说:“我也好奇。”林修说:“克哥,你在家把贫困户的资料统一下。我和雨哥去看看阿果。”

“我正想给你们说,我想把贫困户的情况作信息化处理。贫困资料全部写出来贴在人家墙上,也难为情。我设计个二维码,只要一扫,这家人的情况就清清楚楚。”

“好啊,克哥,不愧是学计算机的。”“我听吉木日木说,阿果家离群家,你们注意安全哈。”

“她为什么离群家居?”“这我就不清楚了。”

林修和金雨生更有兴趣要去了解阿果。

林修和金雨生坐一辆在村委会门口拉生意的摩托车,去阿果家,也是山谷,逆河流往高处走,路很烂,林修抱着金雨生的腰,颇得他们一路都在叫。快到吉木日木他们组时,村民的房子多在

河的南面,而阿果家在北面。从南面望过去,对岸山峰罩在云雾之中,山上树林茂密,一堆白云停在山腰,根本看不到有房子。

“看此情景,不犯文艺病都不行,你看‘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杜牧他老人家看到的可能还不如我们看到的美。”林修说。

“他可能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修哥,我觉得你真可以写文章的。”

两人有说有笑,快到半山腰时,小路右拐进一片树林,又走了约三百米,在一个地势较平缓的地方,看到阿果在房子上翻瓦,李玉普扶着木梯,望着阿果。阿果看到林修和金雨生,说:“唉呀,林书记,金书记,早上我就奇怪,做饭的时候,烧火火都在笑,说有客人来呢。想我这么一个地方,谁来啊,原来是你们,贵客呀。还有几十块瓦,你们稍坐一下,我马上就好。”

林修:“就来看看你,随便聊聊。”

“聊什么,贫困户,我不要。定成贫困户是丢脸的事,还要在墙上贴着我贫困户,我找刺激吗?虽然我这山高地远的,但是山神看着呢。”

阿果从房子上下来,说:“女儿阿若不在家,我也不怕你们笑,只要和阿普在一起,什么困难都别想难着我。阿普也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好着的时候,什么都弄得有意思,活得有趣。”

李玉普端出一套泥土色的陶土茶具,很讲究地洗茶,泡茶。看人的时候,眼光像个孩子,带着羞赧与求助的神情。

“你们品品,这红茶是阿普亲自做的,好喝着呢。叫什么来着,唇齿留香,回味悠长。”

林修一看汤色就喜欢上了,喝了一口,还真不错,与曲别拉迪泡的红茶差不多。很惊奇地说:“阿普师傅,你这个手艺,可不能只为人家服务。”

阿普只看着阿果笑。

阿果安慰说:“没关系,阿普,他们

是好人。”

阿普怯怯地说:“有人预订的。只是现在我做不好了。”

“阿普就不是个普通人,他总在好与不好之间轮转。他好的时候,什么也难不到他,也特别有趣儿。他不好的时候,我就想着他的好,等着他的好。”

林修说:“你们去医院看过没,阿普可能是病了。”

阿果说:“看过,说他是忧郁症。但是吃药不管用。曲别拉根做过毕,说他到冬天就会好起来。”

林修说:“他这是算命啊,你相信?”

阿果说:“我相信。阿普是神的儿子。”

金雨生说:“还是到华西医院看一看吧。”

林修就和金雨生商量,是不是带上几个疑难的,统一到华西医院看看。

阿果带他们去看她开垦的荒地种的茶,不成片,选的是相对平坦的地方。她本来是镇上的人,与李玉普是初中同学。李玉普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长一张白白净净的脸和一双朦朦的眼睛,他睁开眼看你时,就觉得那眼光有神住着。他们相爱了,可是阿果的沙马家族不允许她嫁给汉人。沙马主任让李玉普的父母交出了李玉普的身份证。阿果和李玉普偷偷出逃,可是没有身份证,连住的地方都难找,他们只得回到雪鹤村。他们悄悄到这么一个地方,搭了一个草棚,开始最原始的生活,是曲别拉根毕摩最先发现了他们,还帮他们盖了最简易的房子。

林修说阿普可能病了。阿果却说:“阿普他是天才,不好的时候呢,是上天让他休息。”阿果说这话的时候,神情还像个恋爱中的少女。

林修说:“这山里是好,但还是不方便,修新居的时候还是搬下山吧。”

阿果说:“不搬,这一梯一坎,一花一草都是我阿普的生活存念,我要守着到老。”

(未完待续)

老字号的“光影路”

在照相馆的胶片年代,摄影师傅给顾客拍照用的都是胶片相机,出片也都是黑白照片。相馆对于拍摄的底片张数有着严格限制,要求每次按下快门,都要尽力记录下顾客最好的神态。绘芳相馆为了提高照片拍摄效果,满足顾客需要,特别注重业务培训,经常组织员工业务交流,还曾选派人员到成都培训,学习艺术摄影技术,学习照片翻印处理,学习黑白照片“上色”技术,整整培训三个月,回乐山后即开展起黑白照片着色业务,最初用水彩着色,以后用油彩着色。除此之外,还在照片硬底板上打上店名钢印,照片四周扎花边样式,配有“国营绘芳照相馆”的照片包装纸袋。

“国营绘芳照相馆”是乐山饮食服务公司的下属单位,那些年,不但要满足群众的摄影需求,还担负起了用镜头记录本地各行各业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各种活动、大小会议,中小学校学生毕业留影等,都要请相馆派人去拍摄。相馆人员经常外出,上门服务,深入乡村、工矿和学校。

上世纪80年代,人们生活逐步富裕起来,每逢过年,全家人拍一张合影照成了一件很时尚的事。从大年初一开始,绘芳相馆就门庭若市,一家家老小簇拥着长者来拍“全家福”,络绎不绝的人群把不大的照相场地挤得满满当当,有时候排队的长龙要延至大街上。为保证正常工作,相馆实行先开票后拍照,顾客需要等号排队,凭票喊号。为了方便中心城区以外的顾客,后来相馆又在演武街天帝庙处开办了一家分店。

毛珞伦原是绘芳照相馆的经理,如今已是近80岁的老人。提起绘芳相馆,她兴致高涨,眼中神采奕奕:“我13岁就到绘芳照相馆当学徒,与照相这个行业打交道,一干就是38年,直到1994年退休。”忆起昔日情景,毛珞伦记忆犹新,她说在照相馆做事,什么都要学。不仅要学习拍摄,还得在暗房冲印胶卷、手工放大照片、修理照片、着色照片,一些和摄影相关的技术都要学,都要懂。

李德基、辜云贵、杨敏、黄启钰等老师傅,曾经都是绘芳相馆的摄影师,他们实践经验丰富,摄影技术高超,绘芳照相馆在乐山有如此好的声誉,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革,摄影早已迈入色彩缤纷的数码时代,利用手机人人都可拍照,照片不再是照相馆独有的标签了。如今,绘芳相馆虽然不复存在,但仍有不少乐山人记得这个老字号的风范,在许多“老乐山”家庭仍然保存着当年绘芳相馆拍摄的照片。在他们眼里,绘芳相馆留有乐山古城岁月的印痕,绘芳相馆无疑是他们心中无法忘却的老乐山文化地标。



当代中国画艺术展在马耳他开幕

据新华社瓦莱塔12月2日电“百年颂·共此时——点亮中欧”当代中国画艺术展2日在位于马耳他首都瓦莱塔的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开幕。

本次展览展出中国39名艺术家的100幅作品,以当代中国画为主,涵盖水墨、彩墨、工笔重彩,还有融入中国意象风格的壁画、油画、版画、水彩、岩彩等。展览由中国国家艺术基金、四川美术学院主办,是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自新冠疫情以来举办的首个线下艺术类展览。展览将持续到12月31日。

马耳他艺术协会主席阿德里安·马莫在展览现场发表讲话说,新冠疫情对演艺行业影响大,但是视觉艺术创作仍在继续。此次展览作品丰富,为人们带来艺术的享受。

故宫博物院珍藏明代御窑瓷器将亮相澳门

新华社澳门12月2日电(记者 刘刚 李寒芳)记者2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获悉,由文化局辖下澳门艺术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御窑菁华——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御窑瓷器”大型展览10日将于艺博馆揭幕,展出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明代洪武至万历各朝具代表性的御窑瓷器120件。

据主办方介绍,瓷器发展至明代,其技术不断提升,除青花瓷外,还烧制颜色艳丽的彩瓷。位于江西省景德镇的“御窑厂”在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开设,专门制作皇家瓷器,是中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多、工艺最精的官窑。御窑瓷器既能凸显皇帝绝对权威,也透露当时明朝皇室的审美情趣。观众可以通过展览对明代御瓷的品种及艺术成就有较系统的了解,也能对“瓷都”景德镇的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

本次展览展期至明年3月6日,期间将推出多项延伸活动,包括故宫专家主持的“明代御窑青花瓷器鉴赏”“明代斗彩瓷器的发展与鉴定”“明代御窑杂彩彩、颜色釉瓷器鉴赏”等讲座,以及导赏、工作坊和有奖游戏等。

新冠病毒疫苗

一份疫苗一份心 亲朋团聚更安心



中宣部宣教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